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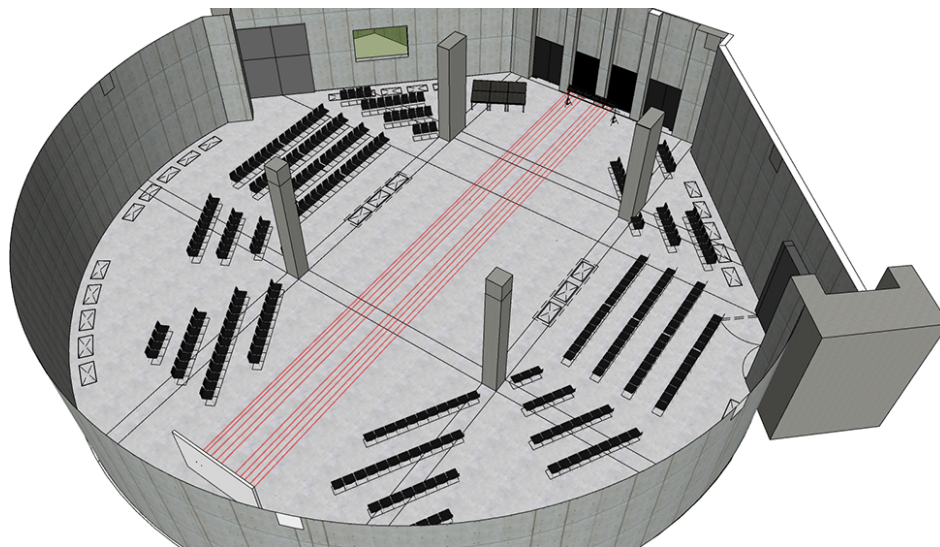
遊林驚夢：巧遇Hagay

劇本三稿 06012015
for the Tanks, Tate Modern
March 13-15, 20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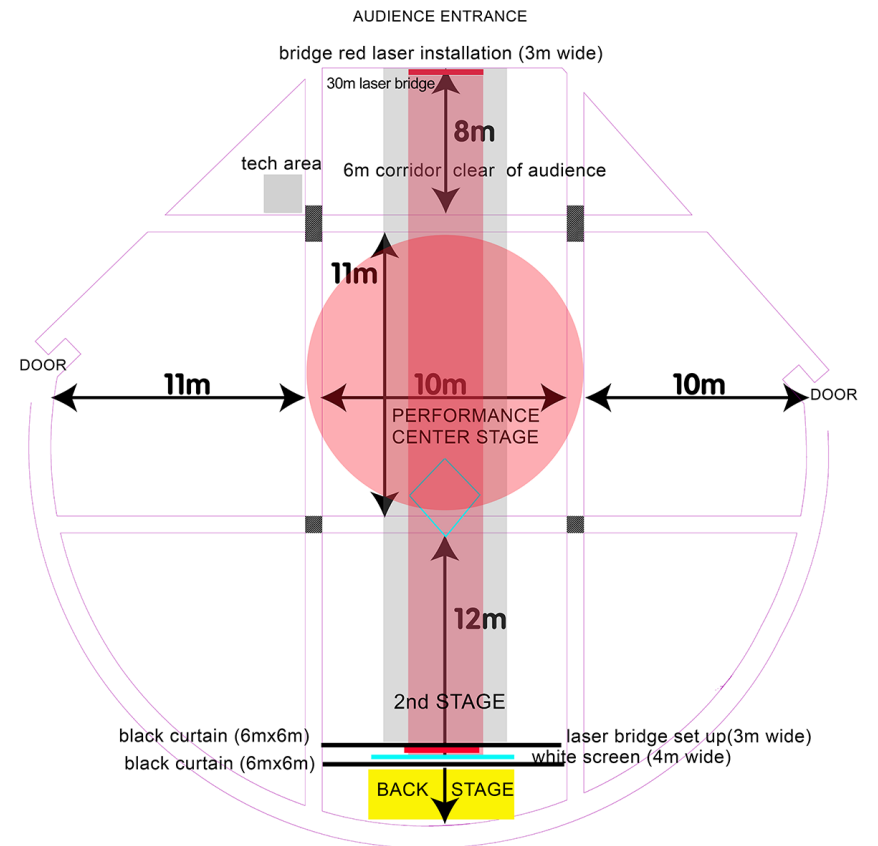
原作劇本: 東冬·侯溫

劇本改編: 鄭淑麗

劇本顧問: 呂璋倫



audience seating plan - Demelza.Watts



HAGAY DREAMING TATE MODERN STAGE PLAN Shu Lea Cheang

序幕 - 迎神

渦輪大廳 (Turbine Hall)

東冬作為儀式傳承者, 帶著三個部落青年, 都穿著傳統族服, 帶領公開的powda祈福儀式.

以最虔誠的心, 我們歡迎這片土地的靈魂和曾在此生活過的祖先, 願他們降臨此處,
帶來祝福、愛與平等。

儀式結束後, 東冬和三個部落青年吹著口簧琴, 帶領觀眾前往 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第一幕 - 紅線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當東冬帶領觀眾走進 The Tanks表演空間並入座時，一個身體被紅線和紅LED燈條綁住的年輕東冬（東冬2）站在中央舞臺的正中間。

中央舞臺被紅色的LED燈條照亮。

東冬，走近東冬2，開始解開紅LED燈條綁住的年輕東冬，專注地，有如治癒者，輕柔地，有如愛人，激動地，有如解放者。一台攝影機一直在捕捉東冬在解開東冬2紅LED燈條，充滿愛意、親密且深情的對視。就在這時，第二舞臺盡頭，黑幕被拉開，錄影影像同時被投射到大白投影幕上。

紅LED燈條解開，散落在地面上。東冬吹著口簧琴，走下中央舞臺，向後臺走去。

錄影影像停留在中央舞臺上獨自站立的東冬2身上。

第二舞臺盡頭，黑幕被拉動，覆蓋白螢幕上東冬2影像。錄影投影關閉。

東冬2身體仍然綁著紅線，殘留下負傷的痕跡，以解放的心情在中央舞臺舞動，朝向走道，朝向第二舞臺。

通往第二舞臺的走道被燈光照亮。

中央舞臺燈光關閉。

紅色LED燈條在地面上閃爍。

與此同時，穿黑衣的舞臺工作人員同步清理掉中央舞臺上的紅線。

第二幕 - 飛蝴蝶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, 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中央舞臺燈光亮起, 燈光照在舞臺中央的靈界使者身上。

靈界使者唱*蠓生如蝶*, 歌中敘述銅門部落天災人禍, 祖靈保佑。

第二舞臺投影幕拉開, 錄像投影播放銅門部落山野溪流, 捍衛抗爭, 尊嚴的部落族人。
動盪過去的褪色畫面 - 包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(1895-1945); 為保護山中古木而發起的抗議活動 (2013), 重疊gobo投影的飛舞蝴蝶, 喚起東冬在看到蝴蝶時能預見即將來臨災難的能力。

此時, 東冬2 出現在第二舞臺投影幕前, 深思熟慮地, 擁有自決權地跳舞, 回應投影的畫面。

東冬穿著儀式傳承者服裝從後臺走出, 手持一大束芒草, 朝中央舞臺走去。

靈界使者唱著歌走向第二舞臺。當使者到達第二舞臺時, 她停止了歌唱。

白色投影幕此時已被黑幕覆蓋。

靈界使者到達, 抱住東冬2, 將愛與力量傳遞給東冬2。此時, 三名部落青年從後臺吹著口簧琴走出, 使者輕輕推東冬2, 朝向走道, 三名部落青年跟隨東冬2, 往中央舞臺舞去。

在中央舞台上 -

東冬解開捆綁的芒草, 一束一束地放在舞臺上, 形成一個有邊界的圓圈。東冬單膝跪地, 開始在這個芒草圈內祈禱唱頌。

三名部落青年到達，吹著口簧琴，都站在芒草圈內。

東冬2留在走道中。

中央舞臺，燈光關閉，高掛的雷射圖騰亮起，投射在芒草圈內。
一個象徵Gaya和諧平靜的時刻透過部落圖騰雷射光綻放。

三個部落青年加入東冬的祈禱唱頌。

靈界使者留在第二舞臺，也加入了祈禱唱頌。

雷射圖騰閉。

東冬離開中央舞台。東冬2離開走道。靈界使者離開第二舞台。

舞臺工作人員清理掉芒草，並在地上放置一些手掌大小的白色石頭。

三個部落青年留在中央舞臺上，跪坐在黑暗中。

第三幕－石頭覺醒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第二舞臺燈亮。

東冬2出現在第二舞臺上，手持手機和口紅。黑幕拉開。

他一手拿著手機當鏡子，一手開始塗口紅，東冬2心情愉快地跳著舞。

東冬2塗口紅的手機畫面被放大投影到白色投影幕上。

與此同時，中央舞臺燈光逐漸亮起。

三個部落青年每人拿起一塊手掌大小的石頭，開始一個石頭舞蹈儀式 - 雙手拿起各自石頭，雙眼凝視石頭開始呼吸，一切從收縮、擠壓、呼吸的擴張、呼吸聲開始，簡單的左右晃動至逐漸大幅度搖擺；石頭與身體互動。

在部落文化中，石頭作為一個象徵，代表著與自己過去的和解協議，與敵人和平共處。

放下石頭，放下仇恨。

第二舞臺上 -

[畫外音] 一位父親用族語憤怒責罵兒子的聲音與東冬的畫外音混雜在一起。

畫外音 (東冬) :

 男孩在國中的時候，驕傲地帶起耳環，耳洞是小時候祖父幫他打的，
 他的父親，訓斥了他，拿出了母親的口紅，粗魯地畫在他的臉上。
 你想當女生，那你就去穿女裝，畫上跟女生一樣漂亮的妝。

東冬2仍然拿著手機拍攝著自己的臉，塗口紅的動作開始表現不安的情緒。

紅色口紅塗出了嘴唇，被猛烈地畫在嘴唇周旁。影像被放大在投影幕上。
紅色口紅亂塗投影再透過電腦軟體處理，顯示凌亂，擾亂的挫折。

畫外音（東冬）：

這個孩子，是Hagay喔。小時候奶奶帶著我到河邊洗衣服，

奶奶跟其他的伊們說： 這個孩子，是Hagay喔。

中央舞臺的石頭舞蹈變更成講述一個神話：

畫外音（部落長者）：

天地開闢之初，有三位神靈從靈界之石走出，一位神靈看著這個世界，覺得非常的無聊，於是便走回靈界了。剩下的兩位神靈看這個世界甚好，便留在人間，他們分別帶來了植物與動物，後來他們嘗試著各種方法，如何繁衍後代，在不知所措時，飛來了一隻蒼蠅，分別停留在了他們的生殖器，於是兩位神靈便知道該如何繁衍後代.....時間與世界不斷地在改變....

三位部落青年闡釋這個神話 - 快速組成大塊石頭，石頭分離，神靈從靈界之石走出，聚集，分離，周圍繞圓行走，時間永恆。飛翔的蒼蠅信使，以綠色雷射光束指引身體舞動，親密貼合，拉扯，擁抱。

從糾纏舞蹈中停下，平和，冷靜，三個部落青年拿著石頭跪了下來。

中央舞臺的燈光暗。

第二舞臺東冬2已經離開，螢幕上留下凌亂的口紅線條，竦動的生命圖紋。

投影關。黑幕覆蓋白色投影幕。第二舞臺全暗。

第四幕－獵者之夢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整個表演空間，gobo環繞投影森林。

女獵人進入第二舞臺，展現獵人的獨舞。

“...第一次以獵人的身份入山，或許會產生如賦歸般的感動，以及期待被實現的釋然；充滿新奇、重生與對自我的重新探索... ..從傳統女性的「刮麻、織布」漸漸「放大、四處自我追逐」到能夠如男人「扛獵物」的狀態延伸，其中扛獵物的手勢有刻意仿太極陰陽的關係，扛下的不只是獵物，更是自我身分的融合與認同。”- 辛桂·格達德班

女獵人追逐獵物，穿過走道，朝著中央舞臺移動。

畫外音（女獵人）：

我的名字是Heydi Mijung，我生長在深山裡面。我從小看我爸爸做獵具，我就覺得好神奇。小小的年紀，偷偷地跟在父親的後面，去山上放獵具。後來我結婚了，結完婚之後，我就跟我的先生說，我要入山林，我好嚮往山林，他說，你能嗎我說我能，於是我一個人入山去了，我放了獵具，我揹了一個好大的獵物下來。那時老人家看我一個女人揹著獵物下來之後，他說，你這個女人，可以了。

獵人抵達中央舞臺。

突然間，一場傾盆大雨以雷射光束展現。

獵人尋找藏身之處。一個由水滴形成的虛擬洞穴從舞臺上方出現，獵人進入洞穴尋找遮蔽。

洞穴包裹著獵人。

獵人睡著了。
雨仍然不停地下著。

在第二舞臺，煙霧繚繞，帶入衣著綺麗的Hagay靈群，是男也是女，展現出超越性別界線的獨特氣質。他們跳著舞穿過走道，來到中央舞臺。

獵人醒來，走出山洞。

洞穴消失。
雷射雨停。

獵人巧遇Hagay。初見面，互相試探。
Hagay靈群舞步翩翩優雅，女獵人展現男獵人果斷的動作。

畫外音 (東冬) :

有一個獵人，在雨天的時候，在樹洞裡面躲雨，他睡著了，他夢到一群漂亮的人，獵人問他們，Manu ka namu你們是什麼，他們說，他們是Hagay。

部落的人說，Hagay是一個人名，是太魯閣族第一個，勇敢的說，自己，是可以像女性的男性。Hagay教導獵人關於狩獵、編織、Gaya等重要智慧，獵人再將這樣的智慧分享給族人。

舞臺開始以雷射光束展現彩色編織圖案，線條交錯，縱橫交織，編織出繽紛的圖案。

Hagay靈群以舞步的形式教導獵人紡織技能。
舞蹈動作與雷射光束中的彩色編織圖案同步。
跳躍多變，如同織布機裡穿梭的線材。

畫外音 (東冬) :

我的名字是Pilaw，我喜歡織布。在織布機的經緯交錯中，我看見了族群的意象，我的身體在做我過去族人在做的事。

在線與線的纏繞裡，我可以梳理我對於自身的性別認同，我可以溫柔的承接住我自己，看著布匹上的紋路，我試圖證明，我一直都在，我在創造我來到這世上的印記。

白煙吹上舞台，編織圖紋消失。

白煙散去，Hagay靈群已經將衣裳挽成短裙，裹住下半身，露出赤裸的胸膛。

Hagay靈群開始向獵人傳遞古老的狩獵知識 - 觀察地形，嚴謹的重量分配、氣息的吐納，設置捕獵陷阱、射箭、捕捉奔跑的動物，這些都以雷射光束的形式展現出來。

歌曲《我是真正的女人》第一段是傳統吟唱版，第二段有編曲並配以管弦樂的合唱版。

wa u wa ku Tawsay wa
enkey saw ku wasil pada wa
em wa u wa ku wa na limuy wa
uka ku wa makeylan wa
wa u wa ku wa Nabuun wa
em balay ku saw ma ima wa

我是來自Tawsay的女人
仍然像捕捉山羌的繩索一樣堅韌有力
我是個美麗的女人
我無法克制自己不跳舞
我來自一個古老的部落
誰能夠有這樣的能耐呢

最後，雷射光像箭一樣朝第二舞臺上方射出，塑造奇特的雷射場景。

獵人和Hagay靈群一起跳著舞穿過走道，追逐著動物。

在他們抵達第二舞臺前，雷射關。森林投影關。所有燈光關。

第五幕－交換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整個表演空間，gobo環繞投影森林影像。

水滴形狀的虛擬洞穴內，女獵人沉睡。

HAGAY（由東冬2飾演）抵達。

女獵人醒來，洞穴消失。獵人巧遇Hagay。初見面，互相試探。

HAGAY和女獵人開始挑戰傳統太魯閣族二元性別特定的舞步。

他們互換性別區分。互換領舞和被領舞的角色。

“他們之間的交換，是訊息、認同、氣質與能力的交流，而性別僅僅是這一切的外在形式。撇開性別，這是一種自我價值的堅持，是一種為自己的靈魂而活的「自決」概念。” - temu. Masin 《交換的靈魂》

HAGAY的半透明漂浮服裝被解開，變成一層薄膜。

先前他們的舞步藉由攝影機動態捕捉，影像透過即時處理，再投射到包裹兩個身體的薄膜上。影像重疊，再重疊，雙人舞出多人，拉，扯，充滿強烈、親密、壓抑、衝突和感性，超越二元性別的幻像，從多重的自我認同，找到自在與自由。

終於膜緊緊地包裹兩個糾纏的身體，身體倒下……

舞台燈漸收。

第六幕 - 光影中的路徑

中央舞臺、第二舞臺，The Tanks表演空間。

第二舞臺和中央舞臺之間的走道微弱地被照亮。

部落青年1吹著獵首笛，從後台出，跳舞進入走道中央。

部落青年1舉起笛子，朝向中央舞臺的方向，指向表演空間的主門。

紅色雷射光束射，形成一30米的紅色靈橋，連接中央舞臺和第二舞臺。

部落青年2, 部落青年3，吹著口簧琴，搖著鈴鐺，從後臺出，吹著口簧琴的女獵人加入，部落青年1加入，一同進入紅色雷射靈橋。

三位部落青年和女獵人每人拿著一件傳統樂器，在走道中央，他們愉快地演奏和舞蹈，彼此呼應著對方的音樂。

靈界使者在近主門的紅色靈橋頂端出現，唱著靈歌，進入表演空間，朝中央舞臺走去。

東冬和東冬2手牽手，出現在第二舞臺的遠端，充滿愛意和決心地向中央舞臺走去。

東冬和東冬2, 三位部落青年、女獵人一起進入中央舞臺，迎接靈界使者。

紅色雷射光束消失了。

部落雷射圖騰亮起，從上方射出藍色光芒照在七個人身上。

七個人唱部落歌謠《舞山靈》。應和著歌謠，跳著部落舞步。

圖騰暗。中央舞臺陷入黑暗。

燈光亮起。

七個人排成一行謝幕。

結束

附錄:

蠟生如蝶

第二幕飛蝴蝶歌

歌詞: 東冬·侯溫

rnaaw ka sapah mu
山野 是 居所 我
yayung nii ka knudus mu
溪流 這是 生存 我

dxgal nii ka dara mu
大地 這是 血液 我
kika ngalan phngak mu
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
(主歌為母語)

我走在泥石土水掩埋的路上
聽見人們驚慌失措的聲音
我看見蝴蝶飛璇斑斕的光影
帶來生死交疊的訊息

山搖地動風雨肆虐
蘭花在溪水中飄盪
崩落與裂痕的山徑
岩石裡閃爍著金光

rnaaw ka sapah mu
山野 是 居所 我
yayung nii ka knudus mu
溪流 這是 生存 我

dxgal nii ka dara mu
大地 這是 血液 我
kika ngalan phngak mu
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
(主歌為母語)

來自祖先大地的巨木啊
祢象徵著神話的起源
誰肆意將祢放在競價中
忘了原本我們只是祢的一點點

我們鳴槍捍衛山林
圍著篝火聆聽故事
彷彿回到古老部落
睜眼時耆老已逝去

rnaaw ka sapah mu
山野 是 居所 我
yayung nii ka knudus mu
溪流 這是 生存 我

dxgal nii ka dara mu
大地 這是 血液 我
kika ngalan phngak mu
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
(主歌為母語)

在幽暗中看見祖靈的光
祂叫我不害怕
不要拒絕考驗
我親愛的孩子啊

每個生命交織的圖紋裡
祂不曾閉眼
一直看顧著
在世間子孫們

rnaaw ka sapah mu
山野 是 居所 我
yayung nii ka knudus mu
溪流 這是 生存 我

dxgal nii ka dara mu
大地 這是 血液 我
kika ngalan phngak mu
這是 所依靠 生命我
(主歌為母語)